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 
典藏大系 (第一季)

# 玩蝎女郎

*A Lady with Scorpion*



[美]希区柯克 著 姚 姮 / 译著

## 电影界伟大的惊悚大师

如果你是**希区柯克**迷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；  
如果你还未看过**希区柯克**的小说，不妨由手中这本开始，  
跟随我们一同感受它的情节魅力！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希区柯克 惊悚悬疑小说  
典藏大系 第一季

WANXIE NVLANG

# 玩蝎女郎

*A Lady with Scorpion*

[美] 希区柯克 / 著

姚 姮 / 译著

AR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玩蝎女郎/[美]希区柯克著;姚姮译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 
2013.1

(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4202-4

I. ①玩… II. ①希… ②姚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1136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121089

出版人:朱寒冬

总责编:朱寒冬 曾冰

责任编辑:刘哲 张磊

装帧设计:徐睿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63533889

印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64456946

---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0.125 字数:195千字

版次: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5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# 序 言

希区柯克(1899—1980),以拍摄惊悚、恐怖等悬疑电影著称,素有“悬念大师”、“恐怖紧张大师”的美誉。他擅长以预示(提供情节线索)、延宕(利用阻碍来强调危险感)、罪孽转移(用主观镜头拍摄,使观众产生有如自身犯罪的愧疚心理,以制造悬疑效果)、麦高芬(McGuffin,希氏所创名词,利用细枝末节的小圈套来推进剧情,但至结尾可能变得无关紧要)、巧合和误会、线索道具等手法,交错运用于电影剧情当中,搭配独特的运镜及剪接技巧,制造出紧张刺激、恐怖悬疑的氛围,以操控人类最强烈的恐惧情绪。在其六十年的电影生涯中,有超过五十部以上的作品,所导演的《后窗》、《迷魂记》、《惊魂记》、《火车怪客》、《北西北》、《鸟》、《美人计》等,均为脍炙人口的名片,对电影之业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希区柯克的小说和希氏导演的电影具有同样的功力,情节曲折,故事扣人心弦。为此,我社特择取了近五百部的作品,集结成“希区柯克惊悚悬疑小说典藏大系”,全套二十种。本次推出第一季五种,以推理小说为主轴,内容包含了黑色幽默、恐怖、

鬼怪、惊悚、紧张、科幻等元素,能让大胆的读者喜欢看,胆小的读者更爱看。

一篇小说就如同一部电影,有时情节还多过于电影。虽然没有影音特效的声光刺激,但是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回家静静阅读,是人生一大乐事。所以,如果你是“希迷”,肯定不会放过这一系列精彩的希区柯克小说;如果你以前不曾欣赏过这类推理小说,又何妨抽空翻阅?因为放弃了,实在可惜!

001...序 言

001...肥 狗      030...一窝蛋      044...女枪手  
064...大筋斗      076...人小鬼大      082...第十只表  
094...临时保姆      101...法庭怪客      115...玩蝎女郎  
129...世事难料      145...平交道上      164...良人不良

181...不要等我      199...偷脸的人      218...女检察官  
226...物以类聚      233...老虎与少女      244...变奏的主题  
265...侦探的贤内助      278...地下室的秘密  
294...书中自有安全计      305...万元美金大追踪

## 肥 狗

“我必须和你见个面，石先生。”一个带着踌躇的、不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。史奈福是我从前的一位帮手，虽然他的身份和我不相衬，但他做事后很少向我要求回报，所以，如果他要和我见面的话，我非常乐意答应他。

“这件事只有律师能够帮忙。”史奈福说。

“好。”我满口答应，“我们在哪儿见面？”

“就在凯利酒吧，我在那儿等你。”

“我会尽快赶到那儿。”我答应，然后挂上电话。

这是圣诞节的前两天，办公室里单调而乏味，法庭行事历上的事已全部解决，要到过完节后才会再有事情做。金佬正在商谈去比米尼海钓的事，或许史奈福的问题可以为我们俩找些事情做。

我瞥一下手表，它整个上午走走停停的，现在干脆停了。我心中嘀咕着，轻敲它几下。当我走进办公室告诉金佬有关史奈福的事情时，它又开始走了。

我那位七十岁的事业合伙人，正凝视着窗外寒冬里铁灰色的天空，一片乌云正掠过市内最高建筑物的屋顶。他的双手交叉着横搁在腹部上，聆听我去年送他的调频收音机所播送出的柔和音乐，脑袋随着拍子微微摇晃着。

“这么早就开始享受圣诞节了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不完全是在享受，”他说，“我有个难题。”

“你也有难题吗？我刚刚和史奈福谈过，他也有同样的抱怨。”

“史先生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还不知道，只是要我尽快到凯利酒吧。你的难题是什么？”

“孤儿院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明天就要举行，而我还没有找到扮演圣诞老人的人。”

“委员会指定你做这件事？”

“其实是我志愿的。我有意找一位孩子们从未见过的、最好的圣诞老人，但是事情似乎没那么顺利，每个我属意的人都拒绝了。”

“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打算？”

“我正想向你讨教呢！”

“我会为你考虑考虑。”我答应说。

“我们明天就需要一个人。”他提醒说。

“假如我找不到人的话，我就在腹部绑个枕头，自己来扮演



这个角色。现在我要去见史奈福。”

空气中有着彻骨的寒意，一阵凛冽的寒风扫过街道。寒冷的天气似乎并没有对那些购物者造成阻碍，我倒是很高兴自己不必走太远的路。

齐凯利年轻时是个轻量级的拳击手，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。他并不十分出色，但也赚了一些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很明智地做了些投资。在城中最繁华的街角开酒吧，便是他的投资之一。

那家酒吧生意不错，颇有盈余。虽然它已经变成一个三教九流的聚会场所，但是价廉物美、服务亲切，有它的特殊气氛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警员不时地临检，逗留在那儿的人逐渐减少，但它仍是那些江湖人物活动的场所。因此，史奈福特别指定那儿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

史奈福坐在酒吧后面的卡座里，静静啜饮着啤酒。他个子矮小、头发稀薄，长长的络腮胡子衬着一张柔和、肥胖的脸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未完成的雕像。

我指着酒说：“喝这个不嫌早了点吗？”

“他们可不让你白坐在这儿。”史奈福说，“你要不要来一杯？”

“给我杯咖啡。”我说，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不是我有什么事，”他说，“是肥狗出事啦！”

“又出事啦？”我问。

肥狗出事,太平常了。数年前,他从外地来到本市,犯案累累,经常因为小罪遭逮捕,因而使他坐牢的时间多过自由的时间。听说肥狗以前是一位长途卡车的驾驶员,后来他的妻子下堂求去,自己也失去开车的勇气。这说法我不确定,但有件事情可以肯定——现在的他是个失败者,只靠一点小聪明,过一天算一天。

除了史奈福外,人们对肥狗是敬而远之,害怕他的一些霉气会缠上他们。然而,我对肥狗仍怀着希望。我有一种感觉,他似乎是被禁锢在某种秘密的樊笼里,总有一天会从里面挣脱出来。

“这一次不是他的错,”史奈福说,“肥狗被诬陷了!”

女侍送咖啡来,我思索地啜饮着,“谁会诬陷肥狗?”

“街头那家百货公司的保全人员,那个叫霍柏的。数月前,他逮到肥狗偷一条男士西装裤。然而法官开释了肥狗,因为霍柏太早抓他,不能证明肥狗不会去付款。霍柏发誓有朝一日要逮住他。”

“我不知道肥狗也偷商店的物品。”

史奈福显得有些不舒服,眼神飘向别处,说:“唔,那正是他最近在做的事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,偷窃店铺的货品,也在他干的坏事之中?”

“你不懂,当他需要某种东西的时候……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去弄?”

“像每个人一样的方法,付钱呀!”

“用什么付？你知道肥狗经常一文不名。”

“很多人也经常一文不名，但是人家不会去偷。”

史奈福思索地摇摇头，“我从没有想过。他们怎么做？”

“美国人习惯的分期付款，先付一元，之后每周一元，那样你什么都能买。”

“你在开玩笑？”史奈福说。

“才没有。说正经的，人家说他‘拿’了什么？”

“珠宝部的一只男用金表。”

“一开始他是去百货公司做什么？”

史奈福舔舔嘴唇，“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。”

我站起来，“那么，我想我得离开了。”

“坐下，”他暴躁地说，“那只是因为肥狗不想让人知道。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他的女儿假日要来看他。他要正正派派地过一个星期，假装他是请了假陪女儿玩。他告诉照顾女儿的人，都是说他有工作，分不开身，只是每月按时寄生活费去。”史奈福叹口气，“可笑的是，霍柏逮他的时候，他是去百货公司规规矩矩地为女儿买玩具。我借了一点钱给他。”

史奈福所说的杂乱故事，道出许多有关肥狗的事。关于肥狗，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真名，之前还不知道他养着女儿哩！现在，他经常触犯法律的原因更令人明白了。每个月，他必须弄到一笔款子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只好不择手段。

为什么他不循合法的工作途径挣钱？我不知道，不过，我也无意去问。

每一位诚如金佬所谓的“我的不名誉顾客”，都有一个像肥狗那样的故事埋葬在过去里。我之所以和那些人处得来，是因为我从不问。

“担心什么？”我问，“他女儿只是来这儿几天，他可以被保释出来，她也不必知道这事。”

“不。”史奈福说，伸手取手帕，“今天下午三点，肥狗就要被送到普法官面前。这回肯定不能保释了！上回普法官判肥狗缓刑，如果法官再看到肥狗涉案的话，一定会送他去坐牢。你必须想办法把他弄出来，不然女儿就见不到爸爸了。”

我沉吟一会儿，问：“我要怎么做？”

“你是律师，想个办法。”说着，史奈福俯身向前，“肥狗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我说。

“假如他的孩子来这儿，他人在牢里，而我一点忙都没有帮，那将成什么样子？肥狗以后再也不会和我说话了。”

“也许是不会。”我无精打采地说，“我不希望这事成为破坏你们美好友谊的主因。不过，肥狗在偷窃之前，应该先考虑到的。”

我喝完咖啡，心中突然觉得难过。毕竟，这是圣诞节。

“好吧！”我说，“但是，假定我帮他洗脱罪名，你要答应我一

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要帮肥狗找份工作，让他从此收手，不干坏事。”

“我要怎么做？”史奈福忧愁地说。

我不容抗拒地说：“想个办法！”

我离开舒适温暖的凯利酒吧，进入寒冷的街道，驻足在外面，思索着下一步要做什么，直到我判断目前最合逻辑的第一个步骤，是直接找肥狗了解整个事情经过，好让我知道自己的立场。我可不希望下午出庭时，被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吓到。

一位态度和蔼的警员带着肥狗进入会客室。坐了一上午牢房的肥狗，外表更为褴褛潦倒。他的西服皱皱的，不过，他的衣裤一向那样，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弄到一件合身的衣服穿。肥狗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英寸，体重大约两百五十磅，外形圆滚滚，也因而有那绰号。通常，不论他遭遇任何困难，两眼总是骨碌碌地转动，有如在跳舞，而肥嘟嘟的脸庞也会露着愉快的神情——这一次却例外。

现在，他面带愁容。

我告诉他是史奈福找我来的。

“他是够朋友，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我不知道你能有什么办法。”

“首先，你得把整件事情告诉我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说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到玩具部买些东西，正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店里的保全人员拦下我，查看我的购物袋，发现

了手表。我不知道那表是哪儿来的。”

“他为什么拦下你？”

“我想，也许是因为我以前那样做过。”他尴尬地说。

“史奈福告诉过我。”

他立刻改变话题，“他有没有告诉你孩子的事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假如不是为了孩子的话……”他踌躇地说，“你能不能把我弄出去？”

“我可以试试。”

我仔细打量他，接着说：“我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不过，你确定你没有拿那只手表？”

“我发誓。”他严肃地说。

“OK。”我说，“今天下午开庭时，也许我们运气好，不用由普法官审问。”

“不可能，”他说，“我已经问过了，是他审问。”

我瞥了一眼手表，表又停了。我叹口气，“看来我用得着你偷来的表。”

“把我弄出去，我帮你弄只表。”

我投降般地高举双手，“我只是开玩笑！我不想再听见那类的话。你女儿就要来这儿了，那类事情你必须断绝。”

肥狗摸摸脸，说：“假如能早点儿把我弄出去的话，我会的。”

“这种话我以前听过。”

“我是说真的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好运。”

“我正在试着给你找个好运。”我说，“冷静点儿，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。”

走到市警局外，寒风比先前更刺骨。我在想，付手表钱给百货公司，不知能否使他们撤销控告。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探个究竟。因为没有看见出租车，所以我扣紧衣领，瑟缩在大衣里，开始步行。

百货公司挤满了购物者，很多人挤在中央的大厅里。那儿高高矗立着一棵缀满灯泡而闪烁不停的大圣诞树，一架自动钢琴正弹奏着赞美歌，围绕着圣诞树的喷泉也随着音乐的拍子上上下下。静置的照明灯，将光投射在那个应景而布置的地方，使之不断地改变色彩。

电梯的服务员指示我到保全人员的办公室。在那儿，我找到一位姓包的魁梧男士，他看来像是退休警员转任的——可能正是那样。他静静地聆听我说明来意，眼神冷峻。

“不可能。”他说，“保险公司曾经要求我们，对这类偷窃案必须采取严厉告发的原则。对那种偷窃，我已经不认为只是顺手牵羊。那类事越来越猖獗，每年，我们总要在那些人身上损失价值数以百万计的货品。他们背着我们偷窃，我们会全力阻止这种不良风气。”

“我以为你们要杜绝的只是一些有盗窃癖的患者和一些扒

手罢了。”

他的眉毛抬了抬，“你对这一行真是不够了解。”

“从没有机会去了解。”

“让我来教你。”他领我穿过一间没有任何布置的房间，里面除了墙边的一条木制长板凳外，再没别的物品，“这是侦讯室。”

我跟随他进入另一个房间。房里沿着墙装有一排闭路电视，有一个人坐在写字桌前注视着监视器，那人面前有一架无线电，颈上挂了一个麦克风。

包先生说：“全公司都装有这种闭路电视系统。我们一共有五十位男女保全人员，有些穿制服，有些穿便衣，他们身上全都带着无线电对讲机。由于歹徒太多，逼得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地方配置人员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歹徒会使用暴力。”

“听来好像你们准备迎战一样。”

“我们正在节节失利。”他说，“所以，我们逮到一个的时候，就会狠狠地整他。”

“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帮助。”

“告诉你，我们已经丢掉好多珠宝，也许你的朋友就是主因。现在我们逮到他了，说不定货品遗失的情况会好转。”

“可是，他说是被诬陷的，他真的没有拿那只手表。”

包先生咯咯笑说：“他们总是那样说。谁会去诬陷他？”

“抓他的那个保全人员。他可能心怀仇恨，想借机报仇。”



“算了吧！霍柏抓过太多的人，而且最后多半会放掉，他不会去记恨一个人。他对你的顾客有兴趣，又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唯一原因，纯粹只是一种习惯。事实上，我们室里的任何人员都可能一发现他，就用无线电对讲机警告其他所有工作人员。”

我咧嘴笑，“我真不想被当做柜台的扒手。听你的口气，好像要挫败我的计谋，使我气馁。”

“但愿别人也有你的这种想法。但是业余者不懂，而专家们不在乎。”

“你能不能说明白点？”

“业余者就是你提到的一般扒手。他们偷取，是因为偷取容易，因为他们想要某种东西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口袋空空。这种人都是普通人——靠劳力生活的人、家庭主妇、孩子、生意人。其次是专家。他们靠偷窃东西来赚钱，有些是以偷窃为生，有些需要钱买毒品。”他叹口气，“我没有办法为你分门别类，就我们而论，任何一个走进店铺的人，都是一个可能的贼。”

桌子上的无线电吱吱响起，“男装部来了一对夫妇，他们带有 **Booster Box**。”

“喔，”姓包的说，“有人在找两套新西装。”

“什么是 **Booster Box**？”

“一种手提箱，”他说，“外表包装得漂漂亮亮的，但是里面是空的，底下有一个缝，可以打开，也可以重新合上。那箱子可以钩住任何东西，塞进箱子里，再重新合上。妇女不是诱开售货